契丹小字几个常用原字读音研究

清格尔泰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契丹小字金石资料中,有些常用原字,既不见于汉语借词,也不见于已释读的契丹语词中,研究者们对其提出了种种读法,但都未能得到证实。幸而新近发现的契丹人名中这些原字陆续出现,为拟定其读音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关键词: 契丹小字;常用原字;读音研究

分类号: H2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07)04-0003-09

契丹小字的释读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明显的进展。在这过程中,释读了基本数词、次第数词、天干、地支、年号、庙号、封号、官职名、亲属称谓、人名、地名以及有关的一些动词、形容词等,已认识的词语达1000多条,已释读的原字占总数439的50%左右。目前的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对新发现的契丹文字的碑刻,可以了解到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的碑文,大致谈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句子的具体内容。

但另一方面,契丹小字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遇到了较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契丹小字中一些常用的原字一直攻不下来。这些原字在汉语借词里从来不用,而只用在契丹民族语词中,包括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法成分。在契丹小字的释读过程中,研究者们也想过种种办法试图解决这些字的读音,但都没有定论。幸而近几年在契丹族的人名中,陆续地零星地出现了这些字,给释读这些字提供了一些线索。通过研究人员的多方探索,这些难读字的释读出现了一些转机。现在把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一、关于 、 、

契丹文研究小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联合组成)在1970年代发现这三个字是可以替换的。大家认为它们的读音也许有些微小的差别,后来成为一个原字的不同写法。对它们的读音,无法知道。最初的推测是也许读作[sun],接着又推测为[ku]。后来其他研究人员对此也作过种种推测。即实先生推测为[sun],王弘力先生推测为[tun],刘凤翥先生推测为[gu],清格尔泰推测为[su]。这些推测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元音都是[u],这是因为从它们的组成词的情况看,它们的前边都有一个带[u]元音的原字。从契丹小字组词的叠音规则以及元音和谐规律看,这些原字也应该包含一个[u]元音。除了这一点比较肯定以外,其他的推测,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推测毕竟还是推测,都不能肯定。因为这些推测都没有一个比较可靠的证明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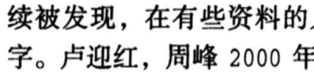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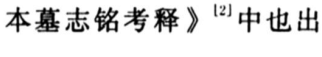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契丹文新的资料陆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契丹小字再研究"(02JAZJD840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契丹文释读与契丹语语法研究"(06CMZ006)。

收稿日期: 2007-05-04

作者简介: 清格尔泰(1924-),男,蒙古族,内蒙古宁城县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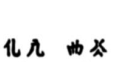
续被发现，在有些资料的人名中发现有这个原字。卢迎红，周峰 2000 年发表的《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1]一文中契丹文的第四行里出现（六院府蒲古只夷离堇帐之）字样，刘凤翥先生一起研究了这些释文。此前的 1997 年 4 月，刘凤翥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说过，新发现的《耶律迪烈墓志》中的，可能读作“蒲古只”。后来在《耶律慈特·兀里本墓志铭考释》[2]中也出现了（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帐之）等字样， = （、可以替换）。在《辽史》中，谈到某人族系时，常常说到某某为“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后”。因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的“”字，相当于汉译里的“只”字是可以信赖的。同一时期，在《韩迪烈墓志》中出现了（殿宁尧治大王）这个名字，在《耶律弘用墓志》中出现了（裹古直郎君）这个名字。

汉字“只”、“治”、“直”等字的音，可能相当于契丹语的 dʒi ~ tʃi 音[tʃi ~ tʃ'i]（契丹语里吐气与否不分，如 t ~ t'，k ~ k'）。这说明的辅音是 dʒ ~ tʃi。如果加上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的的元音是 u 类元音这个条件，那么它的整体发音应该是 utʃ ~ udʒ，以及 ütʃ ~ üdʒ 等，也就是说，根据接加在不同的 u 音（阴性、阳性或开口度大小）而可以有些不同。从汉语音节的习惯说，这种音节结构可能不好理解，但是从蒙古语的习惯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语言的闭音节的音节末辅音，除有现代汉语音节末的 n、ŋ 辅音，古代汉语的入声字尾 b、d、k 等以外，还可以有 s、l、r …以及其他辅音。

从、、的用例看，它们是常用的动词词尾。如：

（仁先 68）

墓上　刻写的　铭文　使之撰写

（仁先 62）

南　院　院之　事　知道的　林牙　使之成

这些例子里，“刻写的”、“知道的”等词，既是动词，又是修饰下面名词的形容词。这种起形容词作用的动词叫作形动词。蒙古语族语言的这类形动词有好几种，其中的一个就是表示主体动作的“主体形动词”。蒙古语的这种形动词的附加成分为“-gtʃi”，达斡尔语的这种附加成分为“-a:tʃ、-ə:tʃ、-o:tʃ”，土族语的相应的附加成分为-dʑin。例如：

蒙古语：u:ni: mede-gtʃi　xun

知道这个的人

达斡尔语：bitəɣ　sor-o:tʃ　xu:

学习文化的人

土族语：　jaudʑə　gui:-dʑin　Kun

没有走的人

契丹语的 utʃ 这个附加成分，无论从形式上，或从意义上都有些像蒙古语族语言的上述附加成分。但蒙古语族语言里上述附加成分主要指人物，而在契丹语里它似乎可以指人物和行为。

在蒙古语族语言中，还有一个类似的附加成分，可以接加在名词后边，构成一个新的名词，表示从事该事物的人，或拥有该事物性质的人。如：

蒙古语：-tʃ、-tʃin：

adʒil（工作）+tʃin—adʒiltʃin 工人

adʒil（工作）+tʃ—adʒiltʃ 勤勉的

达斡尔语：-tʃin：

mal（牲畜）+ tʃin—maltʃin 牧民

tuwa:（锅）+ tʃin—tuwa:tʃin 炊事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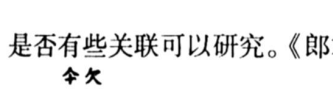
土族语：-tʂə：

tərgə（车）+tʂə—tərgətʂə　车夫

dʑu:（针）+ tʂə—dʑu:tʂə　裁缝

契丹文里、、等出现频率较大，有些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动词附加成分，有些则不是动词附加成分。那么其中是否有作为名词构词附加成分的一部分的可能呢？研究者们早就知道“  ”的意义为“圣”，但是它的读音未解决，主要是因为“  ”的读音未解决。现在如果肯定“ ”的读音为 -utʃ 的话，整个词可以读作“mu'utʃ”或“mo'utʃ”。这是否是在 mu 或 mo 的词根上加了-tʃ 这个附加成分？这个词根与鲜卑族远祖“毛”的音接近，这位大酋长是鲜卑族历史上建立过强盛的国家的第一人。这两个词在词义方面是否有些关联可以研究。《郎君行记》里“  ”的意思是“鸠工修饰”，其中“  ”是否为“工匠”之意？“ ”是否如同蒙古语族语言中的相当于 -tʃ、-tʃin 的附加成分？总之，现在虽不能展开更深入的探讨，但至少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

二、关于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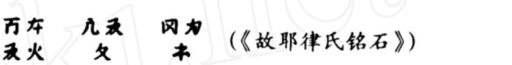
 和 这两个原字，可以说是最常用原字，但是契丹文研究者们长期以来解决不了它们的读音。为了解决它们的读音，研究者们进行了种种的探索。

关于 的读音，王弘力先生推测为[dʒu][3]，即实先生把 推测为 tʃab ~ tʃai[4]，刘凤翥先生把 推测为 cala（根据满文的“昔”）[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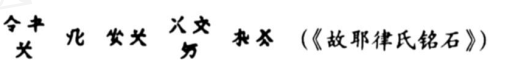
关于 的读音，即实先生推测为[Kui][6]，刘凤翥先生把  推测为迭剌（当时认为 =  ）[7]，后来即实先生又推测为[xui] ~ [xoi][4]，王弘力先生推测为[də]（1986）[8]。

笔者曾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1992）[9]的研究中，提出：（1）在动词变化中， 与 二者是语法意义相同的句末的过去时附加成分；（2）根据语词中使用环境看， 的主要元音为 a，而 的主要元音为 ə；（3） 既是动词的一个形态，又是静词的一个形态，同时它可能还是一种表示语气或感情的手段。根据这些情况，加上 与 字形相近，有时可以代替的情况，推测 与 的读音为 wai 与 wei，可能与蒙古语的 bai 与 bei 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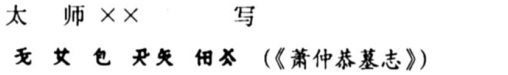
如果总结这一时段的研究情况， 与 表现为语法意义相同的动词过去时的语法形式这一点是成立的，如：


（《故耶律氏铭石》）

耶律　固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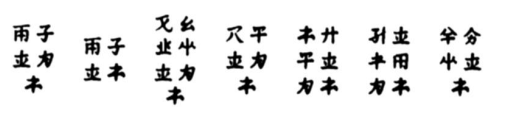

（《故耶律氏铭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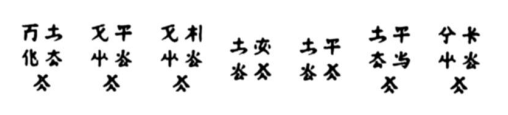
太　师 ××　　写


（《萧仲恭墓志》）

五月　三　日　　生

就它们在语词中出现的情况， 在 a 类词中多出现， 在 ə 类词中多出现，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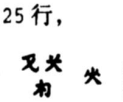
这些是实际情况，都不是主观推测。但迄今对其具体读音提出的种种意见，则都属于推测。在语音研究中根据元音和谐律和词语中使用情况进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这两者都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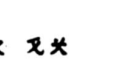
有其起作用的范围和一定的限制。它们只能提出有关字的读音范围，而不能决定其具体的音质。如果能确定某两个字是语法上相关的两个字，而且其中一个字的读音能够确定，那么，另外那个字的读音也比较容易确定。相反地，如果两个字的具体读音都是假定性的，那末，只能希望证明它们具体读音的机会早日来临。所幸的是这样的机会虽然来得比较慢，但是终于来临了。

还是1997年4月，刘凤翥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说，最近发现的《耶律迪烈墓志》中的可能释读为“塌母(里)城度使之事知”。笔者虽对固有名词中出现原字表示兴趣，但还抱有一些疑问：(1)契丹字的写法是否都清楚；(2)加上去的“里”音是否能落实。由于没有看到原件，也就没有继续研究下去。事过几年，卢迎红、周峰发表了《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1]。此前几年(1993—1995)发表了几篇关于《耶律宗教墓志》的研究文章，其中的契丹文字里也出现了基本上同样的文字，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对比研究的资料。现在把有关的那几个字抄录如下：

《耶律迪烈墓志》25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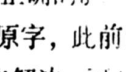
 （其中的应为）

《耶律宗教墓志》11行，



经过对比，并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发现：

(1)这两段文字，表示的都是“塌母城节度使”。《辽史》卷96有“耶律迪烈传”，其中说：“大安中，改塌母城节度使”。所以这些文字的释读，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2)二原字，此前已知读tam。下边的读音原来还未解决，可是的读音已知为ar～ur,二者的对比等于给标注了近似的音，也就是说，原字的读音可能是近似ar～ur的音。整个词的契丹语说法可能是tamar～tamur，同时也说明刘凤翥先生读的li音，也和其真实读音比较接近。

(3)经过与原拓片核对，应为，与可以互换，说明两个墓志的那几个字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说明契丹语中把“节度使”简称为“度使”，而且把“度”字读为带K音尾的入声字音。

近些年在其他墓志上也发现了带有字的人名，有的比照读li，可以行得通，有的还在相应的汉字墓志中找到了读li的根据。如在赵志伟、包瑞军的《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10]一文的契丹文13行中有“”等语，在汉字墓志中则有“阿撒里郎君”等语。在袁海波、刘凤翥的《契丹小字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考释》[11]的契丹文11行中有“”等语，而在汉字墓志中有“妻曰阿里”等语。此外，在研究者们的文章中把释为“涅里衮”，把释为“撒懒”等也不断出现。

关于的读音，刘凤翥先生在《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12]一文中，从契丹大小字的对比当中认为契丹大字的“之”等同于契丹小字的“”，而契丹大字的“之”，被用来表示人名“习尼里”中的“里”字。因此，“”的读音应为[li]。在上述《永清公主墓志考释》的契丹文13行中有“”字样，这应该与汉字墓志的“特木里”相对应。

实际上，根据过去的研究成果可以预测，的读音问题已经被解决，也为的读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字的契丹语的读音究竟是什么？是否都读[li]？从少数民族人名在汉语中被音译的情况看，它们之间不会是严格一致的。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l]和[r]，在汉语里一般难以分清。蒙古族的人名“Raši”，只能音译为“拉西”。

根据上面谈过的种种情况，即：

（1） 与 a， 与 ə 共处的情况多，或者 与阳性字、 与阴性字共处较多；

（2） 与 （ar～ur）曾有过替换；

（3） 与 不在汉语词里出现；

（4）[l]类音在已释读原字里（尤其在汉语借词里）出现了许多，而[r]类音尚未出现。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测， 的读音为 ar， 的读音为 ər（er）。如果这样， 的读音为 tamar， 的读音为 asar， 的读音为 aral。至于，也许读 njargin， 也许读 saryan。

关于 与 的语法意义，前面曾说它们有动词句末过去时的语法意义，这在所举例子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发现它们在辽金时代的年号里都几次出现，如：

 （清宁）　 （重熙）

 （重熙）　 （开泰）

 （天庆）　 （天会）

 （天会）　 （天眷）

 （天眷）

在年号里用的这些词，在来源上似乎都是动词，但是作用方面与前述句末过去时不完全一样，它们实际上起着名词的作用。蒙语里有时起述语作用，有时起体词作用的动词称为形动词。如清朝的年号“乾隆”的蒙译为“tengri in tetgugsen”直译为“天助者”，用的就是“助”的过去时形动词。契丹语中 、 结尾的动词很像是这类形动词。

三、关于 和

这两个原字也是最常用的原字。对这两个原字的读音，也经过了长时间的种种的探索。

在《关于契丹小字研究》[13]发表和《契丹小字研究》[14]出书的时候，对这两个字的读音标注的是“[ʧu]？[ʧu]？”。这说明对它们的读音只是从字形进行了没有把握的推测，从《萧仲恭墓志》中的改刻情况（把改刻为）推测它们在语法意义和读音方面可能有某些共同点，也许一个（）用在阳性词，另一个（）用在阴性词。与此同时，其他研究者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沈汇先生提出“”字必读 i 的意见[15]，即实先生提出“”字拟其读音为[kun]的意见[16]，王弘力先生提出读[ʧə]的意见[3]。

笔者提出“”和“”是相关的动词变化形式，既能充当述语，又能充当名词的修饰语。有时后边可接加可能是表示格的、等附加成分。这些都很像蒙古语族语言中的形动词的特点。[9]例如：

 皇太后之 生日

 十八日生

 甘露降

 和好之日

从上面的例句看，它们很像是过去时形动词。关于它们的读音，现在还没有可靠的依据，但是有些方面看得比较清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在或 a 类元音之后，则出现在或 ə 类元音之后。如：

将上述情况结合元音和谐律来考虑，可以推测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两个附加成分，可能和蒙古语族语言中的过去时形动词 san、sən 相当，根据契丹语的特点（尾音 n 常脱落），也许读 sa 和 sə 的可能大一些。

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耶律宗教墓志》的发现，过去的种种拟音都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即实先生在对照研究契丹文墓志和汉文墓志的过程中，改变了他对过去几个原字的拟音，其中包括“”的读音。他说：“本志又见人名，汉文书作特每，每，省了尾辅音[n]。实应记为特免，特每则作”[17]。刘凤翥先生在《契丹小字解读五探》[18]中的契丹文《耶律宗教墓志铭》的 21 行中，给标注了特每。此后一段时间“”字究竟怎么读（与也有联系）成了一个悬案。

在后来的一些释读文章里，除对、的标音不同外，对包括、原字的人名，如对、、、、、、、、如何标音方面，也都有一些混乱。

对由同样一个词构成的人名，用不同的词尾或附加成分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关系是什么，也需要作通盘研究。正好有两篇文章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聂鸿音先生的《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 和-in》[19]，另一个是刘浦江、康鹏二先生的《契丹名、字初释》[20]。聂先生文章中说，契丹人的“字”是在“名”后面粘附附加成分形成的。其附加成分有互补关系：在元音 a、e、i、o 后面为-n，在辅音和元音 u 后面为-in。下面借用其几个例子：

撒剌（sara）——撒懒（sara-n），
敌烈（dile）——敌辇（dile-n）
乙辛（isin）——乙辛隐（isin-in），
室鲁（širü）——石鲁稳（širü-in）

这篇论文解决了以汉字书写的“名”和“字”的形式问题。刘先生的文章，则进一步涉及到了“名”和“字”的契丹文写法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文中谈到契丹人名的全称，一般“第二名”（字）在前，小名（名）在后。“在契丹人的某些父子的第二名和小名之间，存在着词法意义上的相同形式的关联，即父亲的第二名与其长子的小名是同根词，前者的惯用词形均为后者添加属格附加成分的形式。”关于这种现象从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解读，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文。我们在这里为了便于解决正在讨论的、的读音问题，把文章中搜集的契丹文、汉文对照的人名表的一部分节录如下：

	长子第二名	长子小名	父亲第二名	父亲小名
耶律吼父子	（斜宁）	（何鲁不）	曷鲁本	（吼）
耶律奴父子		（国隐）	（国宁）	（奴）
耶律瑰引父子	（糺鄰）	（查剌）	（查懒）	（瑰引）
萧挞不也父子	（兀古鄰）	（特末）	（特免）	（挞不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耶律铎轸父子 （低烈）  （敌辇） 铎轸

刘先生从更多的例子中归纳出的契丹字附加成分的音值及其分布情况如下：

契丹小字：读音范围为 in ~ ən，粘附在辅音或元音 u 之后；

契丹小字：可拟音为-n，多出现在 *a* 类音之后；

契丹小字：音值范围可构拟为 in ~ ian，多出现在 ə 类元音之后；

契丹小字：音值范围可暂拟为 n ~ in，多粘附在元音 o 之后（其例词有 撒板、撒本）；

契丹小字：拟音为-un，可粘附在元音 u 之后（其例词 曷鲁恩）。

这些附加成分的分布情况及其音值，都是从实际语音材料中分析出来的，是可靠的。其音值的分析尤其符合以汉字书写的这些人名的情况。但是从契丹小字的拼读情况看，它们中一些原字的音质似乎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这里边的“”和“”，笔者觉得没有多大问题。“”的问题，早就有了共识，“”的问题，自从 1990 年代中期了解到“”有“夜”的意义以来，已基本解决。其余三个字的读音，似乎可以比照这两个字，作些小的调整。如果比照类推的话，“”和“”可以读为“an”和“ən”~“en”，“”读为“on”。这样读的理由是：

（1）上述五个附加成分，可以成为互补的一个体系，即：an（）、ən（）、in（）、on（）、un（）；

（2）契丹小字中，接字的一个原则就是叠接，因而叠接的现象比比皆是。契丹人似乎认为相接的两个原字在接点上应该有共同性，这样才能连接得好；

（3）上述五个附加成分除了有-n 辅音字尾的共同性以外，应该有其元音方面的差异性，否则不同的写法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总之，从各个方面考虑，、 的读音释读为 an、ən 比较妥当。那么经过契丹人名制的澄清和第二名读音的解决，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一些困惑是否得到了解决呢？我们在下面看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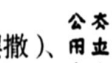
（1）关于“特每”引起的问题。“特每”、“特末”、“特抹”、“特麽”、“特末里”和“特末衍”、“特末隐”、“特免”、“特满”可能就是一个人名的“名”和“字”（第二名）的问题。作为“名”的写法为“”和“”，读音为 təmər（特末里），没有“里”的汉字写法是省略的说法。省略词尾辅音的写法和说法是常有的现象。作为“字”（第二名）的写法为“”和“”，读音为 təmə'ən ~ teme'en（特末衍、特免等）。

从“名”派生“字”（第二名）时，“名”后面的“ər”换成了“ən”。换句话说，加第二名的“ən”附加成分时，为了发音方便，取掉了原有的词尾 “ər”音。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如在蒙古语“nöxör”（朋友）、tüšimel（臣）后面加“-d”附加成分（表示多数）时，变为“nöxöd”（朋友们）、tüšiməd（大臣们）。所以，契丹语里的这种现象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从（敌烈）派生（敌辇），也有类似的换字现象，不过由于语音变化不大，不如“特末里”那样明显、突出。

（2）从 查剌（tʃara）派生的 查懒（tʃara'an ~ tʃaran）只是加了附加成分“an”，问题比较清楚。从 撒剌（sara）派生的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可能读为 sara'an ~ saran、saryan 等。有些细节可以继续研究，但问题已经不太大。

至于（摆撒）、（肉赖）、（述澜）等词的读音、写法等问题还需要看看与它们对应的另一个词的写法。最后一词是引自《耶律仁先墓志》第三行，这一词的写法很不清楚，很可能有误写，从已经知道的契丹原字读音看，“”读不出“述澜”的音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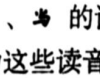
四、结束语

契丹小字原字中一些难读字的释读是研究工作者长期努力的结果，尤其是近些年语文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添砖加瓦，为这些字的释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比较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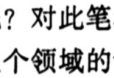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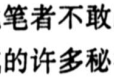
本文在这些条件和基础上进行梳理和归纳，提出了对这些难读字的释读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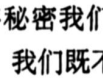
（1） 、 、 的读音为 utʃ

（2） 、 的读音为 ar、ər

（3） 、 的读音为 an、ən

笔者认为这些读音是它们的基本读音，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这些读音是否涵盖了它们在一切场合的读音呢？对此笔者不敢断言。因为契丹文、契丹语这个领域的许多秘密我们还没有掌握。根据迄今的释读经验看，我们既不能以某几个汉语借词中的拟音来绝对地规定某一个契丹文原字的读音，也不能以某几个契丹民族词中拟定的读音来绝对地规定某个原字的读音。这方面可以举一两个例子。

例如“”这个原字，在（本）这个组合中，可能表示[ən]，“”（狗）这个组合中，可能表示类似[nie] ~ [nœ] ~ [no]的一个音。在本文引述的刘浦江先生的文章中，在“第二名”里，其“音值范围可拟测为 in ~ ən。”那么，这个原字的读音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它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根据情况来变读？

再如“”这个原字，根据契丹小字研究小组的研究，在一些借词里表示“s”音（西、宣、修…等字里），或“ʦ”音（酒、将、祖…等字里）或“ʦ‘”音（青、前、漆…等字里），研究小组根据北方民族语言的一般情况，采用了其中的“s”音。但是在契丹小字的释读过程中，与“”这个人名相对的，有时是“阿信”，有时“乙信”、“义信”“乙辛”等。与“”相对的是“乙辛隐”。看来在契丹语“”这个词的“”前面的确带有一个元音。类似发音的名字，在蒙古人中间也使用，书面语上写作“esen”，是“安康”的意思，与契丹小字《寿昌钱铭文》上的字的意思吻合。内蒙地区蒙古族叫做[əsən]（内蒙古有一位电影明星就用这个名字），新疆地区蒙古族叫做[esen]（在明朝与北元战争中，打败并俘虏亲率 50 万大军北征的明皇英宗的就是“也先”太师）。在契丹文原字的辅音原字上，起码在一些特定的辅音原字上，有时前面加元音，有时后面加元音的现象是存在的。“”是明显的例子，“”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如：（mori，马）——（irigen~ irgen，夷离堇）。

这里举上述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我们在本文中解读的几个常用原字的读音，在另外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不排除有稍微不同的读音。如把 ar、ər（er）读作 ra、rə（re），把 an、ən（en）读作 na、nə（ne）等。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卢迎红，周峰. 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J]. 民族语文，2000，(1)：43－52.

[2]刘凤翥等. 耶律慈特·兀里本墓志铭考释[J]. 燕京学报，2006，(新20期)：255－276.

[3]王弘力. 对"契丹小字字源举隅"的几点商榷[J]. 民族语文，1984，(3)：67－69.

[4]即实. 契丹小字解读拾零(上)[J]. 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4)：64－73.

[5]刘凤翥. 若干契丹小字的解读[J]. 民族语文，1987，(1)：62－65.

[6]即实. 契丹字源初探[Z]. 辽宁社会科学院，1980(油印).

[7]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再探[J]. 考古学报，1983，(2)：255－270.

[8]王弘力. 契丹小字墓志研究[J]. 民族语文，1986，(4)：56－70.

[9]清格尔泰. 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J]. 民族语文，1992，(2)：1－9.

[10]赵志伟，包瑞军. 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J]. 民族语文，2001，(3)：34－41.

[11]袁海波，刘凤翥. 契丹小字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考释[J]. 文史，2005，(1)：207－221.

[12]刘凤翥. 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 释[J]. 燕京学报，2003，(新14期). 71－93.

[13]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J]. 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4)：1－97.

[14]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 契丹小字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5]沈汇. 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4)：50－57.

[16]即实. 契丹小字字源举隅[J]. 民族语文，1982，(3)：54－60.

[17]即实. 旅奋墓志解读述略[Z]. (手写稿)，1994.

[18]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五探[J]. 汉学研究，1995(13卷)，(2)：313－347.

[19]聂鸿音. 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和－in[J]. 民族语文，2001，(2)：56－60.

[20]刘浦江、康鹏. 契丹名、字初释[J]. 文史，2005，(3)：219－256.

【责任编辑　齐昆】

A Research on Pronunciations of Some Common Original Characters of Khitan Small Script

Qinggeltei

(*Mongolian Studi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Since some common original characters on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 are not seen in both Chinese loanwords and Khitan words deciphered, researchers present their own views on their pronunciations. However, all of them remain to be confirmed. Fortunately, in resent time those original characters are successively seen in some Khitan words person names. Undoubtedly, it can be a reliable clue for drawing up pronunciations of those original characters.

Key words: Khitan Small Script; some common original characters; a research on pronunciations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